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志卷十七至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典簿臣劉光第

謄錄監生臣曹方昇

欽定四庫全書

吳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張昭

字承休

顧雍

字邵

邵子譚

諸葛瑾

字子融

步騭

字子闡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

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

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

琳等皆稱善之

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為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

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美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天恃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祖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況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鮮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

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一失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為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瀋也過辭在前悔其何

追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為輕已遂見拘執昱傾

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

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

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吳書曰策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

四方以士人賢者上吾於子不得昭每得北方士大夫

輕矣乃上為校尉待以師友之禮

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
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
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
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
之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上表漢室

下移屬域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
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勲業也
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

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

歸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前

吳書曰是時天下分裂擅命者衆孫策蒞事日淺恩

澤未洽一旦傾隕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綏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領幕府事後黃巾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率周鳳等於南城自

此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為謀謨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

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

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

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

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

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必故乎貞即遽下車拜昭為綏遠將軍封由拳侯

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

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

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邱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

還官位及所統領

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勞欲褒贊功德未及言

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
蹇亮直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
駁周瑜魯肅等議為非也臣松之以為張昭勸迎曹公
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
造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畧足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
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
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荆郢大定之
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為一豈有兵連禍
結遂為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
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況權舉全
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更拜輔吳將軍班亞
哉然則昭為人謀豈不忠且正乎

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

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峻寧念小時所闇書不
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為陛下誦之
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為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
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
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自廢安
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
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
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

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
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
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
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
為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
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
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
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

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
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
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
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
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
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
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
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

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臣

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懟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孤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為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夙夜匪懈以延來譽乃昭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閑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歛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

典畧曰余曩聞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

平蚩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

會稽

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

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
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
才耳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
都督封樂鄉亭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
步騭嚴畯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
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
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謹

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欸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

為國士欸至衛尉景豫章太守

吳錄曰欸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真顯於當世

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條機條孫皓時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為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

又諸葛恪年少時衆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

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

年六十七亦烏七年卒謚曰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

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

為婚臣松之案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耳生女權為子和納

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

以漢書授登

吳書曰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

同歡樂休為人解達從中庶子轉為右弼都尉權嘗游

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

後為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魯

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

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偽險

諛休素所忿

吳錄云弘會稽人也

弘因是譖訴下詔書賜休死時

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

吳錄曰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

蔡伯喈

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

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

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為蔡雍之所歎因以

為字焉

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

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為左司馬

權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
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
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夫畢會後太子又往
慶焉雍為人不可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
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
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
見憚如此是歲改為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為丞相
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

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為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

權乃議獄輕刑

江表傳曰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

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

閱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久之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

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權酷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

江表傳曰

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諸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為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舍垢為德臣下以恭謹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卧譚立過一時乃見遣徐衆評曰雍不以呂壹見毀之故而和顏悅色誠長者矣然開引其意問所欲道此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子登陸遜已下切諫不能得是以潘濬欲同手劍之以除國患疾惡忠主義形於色而今乃發起令言若壹稱枉邪不申理則非錄獄本旨若承辭而奏之吳主儻以敬丞相所言而復原有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叙本無私恨無所為嫌故詈辱之疾惡意耳惡不仁者其為仁也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子皙創發子產催令

自裁以此言之雍不當責懷叙也

雍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亦烏六年

卒初疾微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

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

拜也權素服臨弔謚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

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

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

爵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勲

吳錄曰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裕子榮晉書曰榮字彥先

為東南名士仕吳為黃門郎在晉歷顯位元帝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驃騎將軍儀

同三司榮兄子禹字孟著少有名望為散騎侍郎早卒
吳書曰雍母弟徽字子歎少游學有唇吻孫權統事聞
徽有才辨召署主簿嘗近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
行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往須臾馳詣闕陳啟
方今畜養士衆以圖北虜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盜少
愚乞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權謂
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吾
行拜輔義都尉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
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數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
作兵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
家君何為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休戚
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耳公厚待遣還權問定
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徽潛采聽方與袁譚
交爭未有他意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
字季則少知名位至鎮東將軍雍族人悌字子通以孝
悌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為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

權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
辭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
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對趨令妻
還其貞潔不瀆如此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悌每
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
每句應諾畢後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
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為作布衣
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議自割猶以
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
服未闋而卒悌四子彥禮謙秘秘晉交州刺史秘子衆
尚書僕射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

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

吳錄曰敦字叔方靜字玄風並
吳郡人敦德量淵懿清虛淡泊

又善文辭孫權為車騎將軍辟西曹掾轉主簿出自州補海昏令甚有惠化年三十一卒卜靜終於郢令

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唐丁謂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吾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經邵當之

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詣至典軍中郎

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

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弱不好弄潛識過人少為郡

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為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卒官文士傳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為吳偏將軍統家部曲城夏口吳平後為蒼梧太守少子 祭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人在祐字慶元吳郡太守

郡五年卒官子譚承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

輔正都尉

陸機為譚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

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曄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

在譚

赤烏中代恪為左節度

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權輒食稱苦以為過

於徐詳雅性高亮不修意氣或以此望之然權鑒具能見待甚隆數蒙賞賜特見召請

每省簿書

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

車都尉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

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

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

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為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督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為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淩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為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緒端偏裨

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

吳錄曰全琮父子屢言苟

張休顧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休坐繫獄權為譚故

沉吟不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

曰陛下讒言其興乎江表傳曰有司奏譚誣罔譚坐徙

大不敬罪應大辟權以雍故不致法皆徙之

譚坐徙

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趾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

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阮拜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均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

吳書曰其先葛氏本陽都人後徙陽都

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瑾少遊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

甚得人子之道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

不同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

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

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

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

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
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
下若抑威損忿慙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
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
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

臣松之云以
為劉后以庸

蜀為關河荆楚為維翰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匡
主定霸功未可必為威聲遠震有其經畧孫權潛包
禍心助魏除害是為剪宗子勤王之師紆曹公移都之
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
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
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駐哉載之於篇

寔為解章之費

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

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此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

子瑜使知卿意

示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

宛陵侯

吳錄曰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為之救援瑾性弘緩推道理任

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辭權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真等退走雖無

大勲亦以全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說翻與所師保境為功

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

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

瑾為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

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

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

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獻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

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斧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不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自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

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

此一事小短也

臣松之以為魏明帝一時明主政自己出孫權此論竟為無徵而史載之者將

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為鑒戒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齊王

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顯斥抑足表之微辭

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

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

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

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

吳書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

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畧雖不及弟而德

行尤純妻死不改變娶有所愛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妻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

命令素棺歛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

爵攝兵業駐公安

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寵貴少而驕樂學為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

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

男女各數萬口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父瑾領攝融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

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

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

有博奕或有撈捕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

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
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孫權薨徙奮威
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
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
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樂而死三
子皆伏誅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鼉鳴童謠曰白鼉
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
成及恪被誅融果刮
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

吳書曰晉有大夫楊食采
於步後有步叔與七十子

師事仲尼秦漢之際有為將軍者以功封淮陰侯騭其後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

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

誦經傳

吳書曰騭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

會稽焦征羌郡之

豪族

吳錄曰征羌名騭當為征羌令

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

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卧駐之移

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今所以來畏其彊也而今舍去

欲以為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

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

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騰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騰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騰曰何能忍此騰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

何所恥

吳錄曰衛旌字子旗官至尚書

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騰為主記

吳書曰歲餘騰以疾免與琅邪諸葛瑾彭城嚴峻俱游吳中並著聲名為當時英俊除海鹽長還

辟車騎將軍東曹掾

吳書曰權為徐州牧以騰為治中從事舉茂才

建安十五

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

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騰降意懷
誘請與相見因斬狗之威聲大震士變兄弟相率供命
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
正昂與變相聞求欲內附騰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
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騰
騰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
動權遂命騰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
處處阻兵騰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

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權稱尊號拜驃
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項以
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
騰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
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
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
君子哉騰於是條于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

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

吳書曰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

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衆人以此服之權擢以為選舉號為得才求出補吏為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徵為卿會卒知與不知並痛惜焉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

行狀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擊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

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孽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騰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蹐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

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為國速怨夫一人吁嗟
王道為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
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
務在得情騰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
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
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
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
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

七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奸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

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
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
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
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為民害愚以為可一切罷省權
亦覺悟遂誅呂壹騰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

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

吳錄云騰表
言曰北降人

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
江以大向荊州夫備不預設難以應卒宜為之防權曰
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
頭為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為說騰所言云每讀

步騰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埋也

赤烏九年代陸遜為丞相

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騰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為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為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為任晉以闡

為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
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
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
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皓
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璿
紹祀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
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
歸揔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

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為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

重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譔出於孤家吾絜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叙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

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為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戎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詘之求每升朝堂循

禮而動辭氣審審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
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憐愼之趨
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幾好古之
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驚之際立霸王之功此
五者未為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
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
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為中
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勲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為已而
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
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
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騰並以德度規檢
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
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修志
咸庶為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吳志卷七

吳志卷七考證

張昭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

領通鑑作顧

造作攻城大攻車○下攻字疑衍

顧雍雍從學琴書注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毛本無由此二字

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官府毛本作官府

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注是以潘濬欲同手劍之以除國患○欲同手劍之宋本作欲因會手劍之

邱字孝則○太平御覽作孝時

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世說注作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

陽羨張柬生於庶民○太平御覽作生於民庶

烏程吾粲○毛本作吳粲何焯曰古書吾邱壽王多作虞邱而虞仲亦作吳仲庾信作吳明徹墓誌用吾彥

事對吳起據此則吾與吳同

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注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
等宋本作以

還屯軍章阮○章阮宋本作章阮

諸葛瑾琅邪陽都人也注時人謂之諸葛○廣韻注作
時人謂徙居者為諸葛

又注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其孫
諸縣侯因并氏焉○何焯曰按孝文時侯者十人無

姓葛者高祖封樂毅後于一鄉嬰何功德而其孫乃食一縣此風俗通傳聞之謬也

易於反掌注紆曹公移都之計○各奉紆俱作行今改正臣龍官按當作紆當日雲長威震華夏孟德恐懼欲遷都以避之今荊州為權所破羽死而操安遷都之計可以緩也

比蒙清論有以保分○保分冊府作保全

比之於操萬不及也○比疑作丕

步騰權遂命騰上益陽○遂監本訛作逆今改正

衛旌李肅注權擢以為選舉號為得才○太平御覽以
為下多選曹尚書四字

多蒙濟賴注後有呂範諸葛恪為說騰所言○有疑作
與

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疎賤談稱其賢○臣

明楷按傳稱張承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欵又言終
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叔嗣承弟休之字傳無憂敗之

文叔嗣二字當作元遜蔡文至即蔡欸吳錄云欸字
文德此作文至即名求義作文至於欸更協文德誤
也

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詳監本誤作辭今改
正

吳志卷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吳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張紘

字玄
玄字尚

嚴畯

裴玄

程秉

徵崇

闕澤

唐固

薛綜

子翊

瑩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

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

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
闕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

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

不就

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朱雋司

避難江東孫策

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

吳書曰絃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

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為之牧不欲令絃與策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絃心惡布恥為之屈策亦重惜絃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所在為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

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絃諫曰夫主將乃籌謨之所自

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

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

遣絃奉章至許宮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

吳書曰絃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畧絕異平定
三郡風行草偃如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為司
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絃
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絃為九江太守絃心戀舊
恩思還反命

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絃諫以為乘人

以疾固辭

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

公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

絃輔權內附出絃為會稽東部都尉

吳書曰權初承統
春秋方富太夫人

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
義絃輒拜牋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
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絃與張昭草創撰作絃以破虜有
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勲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

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真識孤
家門閭閥也乃遣絃之部或以絃奉受北仕嫺其志趣
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初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絃
孝廉昱後為笮融所殺絃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
絕滅及絃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求親戚為之
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權
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絃居守還領所職
孔融遺絃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
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勲也無乃李廣之氣猶髮益怒樂
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
絳灌沮丘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
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權以絃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
賞絃厚自挹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
言密指常有以規諷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
惟呼張昭曰張公絃曰後權以絃為長史從征合肥吳
東部所以重二人也

曰合肥城久不拔絃進計曰古之圍城間其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并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權率輕騎將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往突敵絃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威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責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絃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絃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勲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為威耳

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

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

江表傳曰紘謂

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存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吳智者意同遂都焉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警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道理所校無幾於北

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闕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繇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錯為虛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

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

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

周禮太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

七曰廢以取其罪
八曰誅以馭其過

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

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間眩

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

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

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舍

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絃著

詩賦銘誄十餘篇

吳書曰絃見栴榴枕愛其文為作賦
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

張子綱所作也後絃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
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

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予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絃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絃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觀其人

也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江表傳曰玄清介有玄子

尚江表傳曰稱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

侍中中書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

宴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

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尚以斯喻已不悅後

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環氏吳紀曰皓嘗問詩云汎彼栢舟惟栢中舟乎尚

對曰詩言檣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
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禿鷃小者有鷦鷯性
忌勝已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以
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暗云尚知孔丘之不王
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昏率公送建安作
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尚得減死

船久之又就加誅初絃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
並與絃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
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
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

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為峻喜峻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

志林

曰權又試峻騎上馬墮鞍

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為吳王及

稱尊號峻嘗為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蓄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峻有舊穎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為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峻亦馳語穎使

還謝權權怒廢駿而頴得免罪久之以駿為尚書令後

卒

吳書曰駿時年七十八二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

駿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

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變命為長史權聞其名

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為太子登
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
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
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為
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
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
賴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
餘言秉為傅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

吳錄
曰崇

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無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騰等咸親焉嚴峻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為師初見太子登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詰詢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閻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郴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

傳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
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
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
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
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
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喻以
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
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

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

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

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

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閹生穉傑蓋蜀之楊雄又

曰閹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即位權嘗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

以為何如羣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丕此其數

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其為長幼也微耳

六年冬卒權痛惜

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修身積

學稱為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

為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

年為尚書僕射卒

吳錄曰固字子正卒時年七十餘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

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

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欲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氏薛自國至綜世典州郡為著姓綜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少依族人避地交州

從劉熙學士變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

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虫入

其腹

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為既云橫目則宜曰句身

奉曰不當復列君

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

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陸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

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

本傳

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士疏曰昔

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
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
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以鎮監之
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
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
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
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趾任延為九真太守
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

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趾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保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醜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毒瑁珊瑚琉璃鸚鵡翡

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
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
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取為髮
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撾
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
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
猶迫彊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眾攻府毒矢射
萌萌至物故交趾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

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遂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

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初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逋逃之數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畧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

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
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
三年建昌侯慮為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為長史外
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
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
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
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
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

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
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
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
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峭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
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
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城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
洪流滉漾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

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滲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

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
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
未權勅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
爛權曰復為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
稱善亦為三年徙選曹尚書五年為太子少傅領選職
如故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
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約之以
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六年春卒凡所著
儒居師傳之位仍無選舉甚為優重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

傳於世子珣官至威南將軍征交趾還道病死

漢晉春秋曰孫

休時珣為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

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

謂乎是之翊弟瑩字道言初為祕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為散

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選曹尚

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嘆瑩父綜遺文

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縣縣

頗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

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
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汙釋放巾
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
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
存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
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
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
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

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珥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實闇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亂曾無髣髴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詔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

難施功罷還出為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昭追聖谿事
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
立史官叙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
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
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部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
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
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
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

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
合必襲乎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
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
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為國惜之實
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
無所復恨晤遂召瑩還為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
繆裱以執意不移為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
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為人所白云

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
還廣州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
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
勲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卬王渾王濬請
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洛陽特先見叙為散騎常侍

答問處當皆有條理

千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

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
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
吳士存亡者之賢
愚瑩各以狀對
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

王隱

晉書曰瑩字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
似吳人歷位二宮丞相長史元帝踐阼累遷丹陽尹尚
書又為太子少傅自
綜至兼三世傳東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
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
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
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吳志卷八

吳志卷八考證

張紘少游學京都○宋本無少字

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何焯曰漢書地理志會稽但有西部南部都尉趙明誠金石錄有永平八年所造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在未分吳郡之前蓋班書畧之也其居是官者惟紘見于史焉

注宜有紀頌以昭公義○公義元本作公美

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闇疑作諳

絃者詩賦銘誄十餘篇注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
○元本作嘗與孔融書自書

玄子尚注江表傳曰稱尚有俊才○曰字疑衍

皆追以此為詰注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
請罪尚得減死○宋本作叩頭請尚罪得減死

闕澤官府小吏呼召對問○宋本官府作宮府

薛綜召綜為五官中郎○元本中郎下有將字

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臣浩按自錫光任延

至此時尚未及三百年此云四百餘年疑誤

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除

一本作餘

臣龍官

按文義似謂州縣之中猶存禮化

除此之外則嫁娶由已不由父母也作餘非

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冊府所字衍取作輒

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監本脫海字今添

頗涉臺觀○涉疑作陟

吳志卷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吳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周瑜魯肅呂蒙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太

尉

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鸞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辟公府後為豫州刺史辟汝南陳蕃為別駕潁

川李膺荀緄杜密沛國朱寓為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父榮章和

世為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政何有先是司徒韓續為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

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道共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

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
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
項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
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
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
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江表傳曰
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為比策令曰周公
瑾英雋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
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
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

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項之

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

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江表傳曰

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為歡

復進尋陽破劉勲討江

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邱

臣松之案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

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邱縣也與後所平巴邱處不同

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

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

江表傳曰曹公

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

次定回軍令書

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
為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
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
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
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
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
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
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

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
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
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
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
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
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
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
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衆

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

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聞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孤疑夫以疲病之卒御孤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

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
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
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
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
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
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
德決之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周瑜
使鄒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鄒陽還但與肅閣同故能共
成大勲本傳直云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瑜擺撥衆人
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殆為攘肅之善
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
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
普等與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

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

降

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

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勅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實當授爵賞起於前後也

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

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

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

江表傳曰至戰

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

赤幔覆之

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

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衆兵齊聲大叫曰

降馬操軍人

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

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袍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砦

瑜等率輕銳軍繼其後

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

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

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

吳錄

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為疾害使張益德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為從夏水入截仁後仁聞吾入必走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瑜以二千人益之

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瀏陽州陵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

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

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

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時年三十

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為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事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

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

江表傳曰普願以年

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叙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福

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
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
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
送之大宴會叙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次
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畧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
久為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
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
此名瑜咸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及卒權流
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瑜少精意
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意
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
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
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

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
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
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
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
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
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
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
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

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
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
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闕苗裔報德明功勤勤
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
况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竊
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為胤歸訴乞勾餘罪還兵
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
曰腹心舊勲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

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脣也而脣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脣成就豈有已哉迫脣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愆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鴈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脣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為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

子護為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操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囤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囤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

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

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

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天下將亂

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結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彊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偈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留家曲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
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
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
廬江間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
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
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
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
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

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
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之秋吾方達
此足下不須以予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
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
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
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
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
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

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羸踈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

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

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無道北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

肅亦反命

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

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畧說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會權得曹公欲東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會權得曹公欲東

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
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
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
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
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
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
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
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

魏書及九州春秋曰

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袁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還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備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畧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而云獨欲斬肅論也

非其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畧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

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

拒曹公

漢晉春秋曰呂範勸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

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權即從之

曹公聞權以土地業

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

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畧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踣

之日所懷盡矣

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

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尚未知終始此朝士肝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瑜死不朽矣案此牋與本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矣即拜肅奮武校

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

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

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
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頗弛周瑜甘寧並勸
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為
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
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
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
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
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

公安遣羽爭三郡肅往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

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

相聞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勦力

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推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濟羽備遂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無以答

安二十二年卒權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

吳書曰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

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
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
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
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
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
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
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

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為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賒貫為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陽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

戰蒙勒前鋒親裒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
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為
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
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
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
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
分衆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
瑜普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

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
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
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
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
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
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
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
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畧

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闕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

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邪蒙始

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
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
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
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
既難為繼且與闊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畧皆
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當有
單復以卿待之密為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秘而不宣權
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
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
義所行可跡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時蒙與成當宋定

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
辭陳啟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
權乃聽蒙於是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

使廬江謝奇為蘄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為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

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禦甚精

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

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

善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

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

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

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漆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月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

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口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戶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

不能禽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鴟復令蒙討之蒙至誅
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為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
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
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
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
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
陵過鄴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
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

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鄴逆為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

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
何益於事而今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
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
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
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
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
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慚恨入地蒙留孫
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

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為蒙奉邑師還遂征
合肥既徹兵為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
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為督據前所立塢置彊弩萬張
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
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
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
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
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

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又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
郡潘璋佳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
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
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
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
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
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
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

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自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

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朱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艤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

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

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

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
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

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
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誦兵也當將仁
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
仁示之遂降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
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蒙入據城盡得羽及
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
將士家屬皆撫慰納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
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
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
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
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

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
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
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
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
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荊州遂定

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

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呂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

之功子明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給步騎鼓吹勅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
前後鼓吹光耀于路
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

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
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
有鍼加權為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
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喑夜不
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
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
權哀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
藏勅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

感蒙少不脩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常以部曲
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
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祁奚
耶於是用之甘寧麤暴好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
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關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
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家三百家復田
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子弟睦嗣孫權與陸遜論周
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畧無人遂破孟德開拓荆

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
孤與宴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
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
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
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
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
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
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

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
益籌畧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
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
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
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
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蓋荆城仗
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

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謫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吳志卷九

吳志卷九考證

周瑜皆為漢太尉注景父榮章和世為尚書令○後漢書作景祖父榮

又注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偏稱後漢書作偏積

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元本作吾得卿事諧也

留鎮巴邱注與後所平巴邱處不同○臣明楷按本傳

後云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邱病卒裴注云瑜所卒之處在今之巴陵與瑜所鎮之巴邱名同地異據此則平字當作卒

共掌衆事注土風勁勇所向無敵○土風毛本作士風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毛本恐懼下有權字宋本元本并無懼字

老賊欲廢漢自立矣○通鑑自立下有久字

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宋本無

方連二字

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太平御覽作燄炎
張天燄謂飛火也

還保南郡注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艖爛
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砦○發火毛本作舉火往船
通鑑作船往艖爛毛本作絕爛營砦宋本作營柴

魯肅瑜之東渡因與同行注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
之○臣清植按本傳後文肅以劉子揚言欲往依鄭

寶周瑜勸止乃薦之於權則不得有先自見策之事
以策之收納英雋若早見肅必不令其栖遲吳書所
云蓋傳訛也

所懷盡矣注意音雖同其辭乖異矣○乖冊府作微矣
毛本作耳

目使之去注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觀宋本作覲

又注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弱衆元本作强衆

呂蒙以蒙為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元本作十萬

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襲肅元本作襲肅

蒙謂瑜普曰○毛本作蒙謂諸將曰

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監本訛作普

肅今改正

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臣浩按今子下疑

脫太字子太郝普之字也

仗威東夏○毛本作東下

吳志卷九考證